

安徽风光丛书

九華勝境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蒋万景
封面题字 张建中
封面照片 郑震荪
木刻插图 朱曙征
题图尾花 朱秀坤
游览图 王治平
责任编辑 石 铃

九 华 胜 境

白 奇 编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4.75 插页10 字数95,000

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4,000

统一书号: 11102·48 定价: 0.95元

目 录

名山古今.....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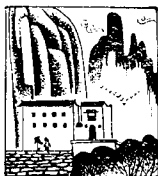
漫步东南第一山

登山途中.....	12
五溪山色〔12〕	六泉口〔14〕
甘露寺〔16〕	龙 池〔18〕
九朵莲开佛国城.....	21
祇园寺〔21〕	化城寺〔27〕
旃檀林〔32〕	上禅堂〔37〕
肉身殿〔40〕	东崖揽秀〔45〕
小天柱〔49〕	百岁宫〔50〕
兰若深处通天台.....	55
回香阁〔55〕	闵 园〔57〕
慧居寺〔60〕	观音峰〔63〕
古拜经台〔65〕	天台峰〔67〕
天外洞天.....	71
九子泉声〔72〕	翠峰滴翠〔75〕
净居石塔〔77〕	天柱仙踪〔79〕
莲华云海〔81〕	鱼龙古洞〔84〕



文人轶事

李太白流寓九华.....	87
王阳明东崖晏坐.....	90
湛若水聚众讲学.....	93
杜牧父子爱九华.....	95



王安石为灵山鸣不平.....97

费征君辞不赴命.....99

山中琐谈

伯玉飞升101

灵官护法104

龙女献泉107

舒姑听琴109

韩愈看山111

碧桃浮涧113

二圣上山115

金牛失踪117

文物选介

佛教经籍119

明版《藏经》[119] 清版《藏经》[121]

明代写经[121] 贝叶经[121]

名人书画123

钟鼎和造像124

古铜、玉器126

山水诗选

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[李白]...129

九华山歌[刘禹锡]130

郡楼望九华[杜牧]132

江西归九华[杜荀鹤]13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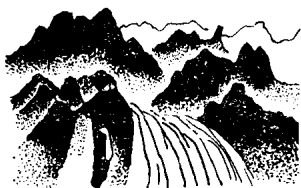
望九华山[苏舜钦]133

过铜陵南望九华[晁补之]135

游九华山题天台高处[宗杲]...135

金陵得郡归，晓发梅根市，	
舟中见九华〔杨万里〕	137
九华山天台峰新晴晓望〔吴潜〕	138
重过九华山（二首）〔萨都刺〕	138
池口望九华〔解缙〕	140
登云峰望，始尽九华之胜，	
因复作歌〔王守仁〕	140
宿九华山〔汤显祖〕	142
咏九华〔董其昌〕	143
送人游匡庐九华〔钟惺〕	143
告辞九华〔黄道周〕	144
九华山寄池州颜太守〔施闰章〕	1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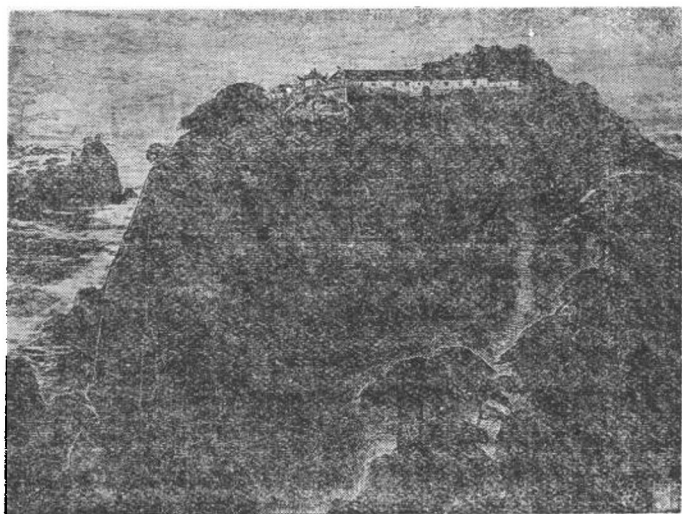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名山古今

景色秀丽的九华山，是旅游、避暑的佳境，又是佛教徒朝谒的圣地，为游人、香客所向往。它位于安徽南部青阳县境内，北与万里长江临近，南与黄山毗连。翻开地图，在北纬30度23分和东经117度35分的交会处便可找到它的主峰——十王峰。十王峰海拔1342米。与其紧紧相连的天台峰（天台正顶）上，建有地藏寺，是佛教徒朝拜九华山地藏王的主要寺庙之一，也是游览九华可以登临的最高处。回环于主峰周围的有钵盂、狮子、天柱、莲华、九子等九十九峰，方圆约二百华里。其母质为花岗岩，多奇峰、怪石，山泉、瀑布很多。层峦迭嶂间布满了苍松、翠竹，郁郁葱葱。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6度，年平均雨量约1600毫米，无霜期为230天。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林木茂密，物产丰富，四时景色宜人。峰顶悬崖上一座座琼楼仙馆，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；山谷盆地中的梵宇琳宫，鳞次栉比；烟涛云海，变幻万千。它和黄山，如同两颗光灿夺目的明珠，一双璀璨的玉璧。

唐代大诗人李白，以山的九峰似天然削制成的九朵莲花，而改旧名九子山为九华山。从此，九华山盛名远扬于世，流传至今。此后历代名人文士接踵而至，涉山游览，流连忘返，写下大量讴歌九华的诗文词赋。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刘禹锡，畅游九华后赞赏不已，写道：“奇峰一见惊魂魄”，“九峰



竞秀，神采奇异”，“是天下之至奇”，“集泰岱、华岳、女儿、荆山奇丽于一身”的“尤物”。宋代政治家、文学家王安石旅游九华后，称誉它“楚越千万山，雄奇此山兼”。九华山雄奇如此，素称为“东南第一山”。

九华风光如画。它地处江南丘陵的北缘，每当晴空万里，俯瞰山前绿野万顷，田畴如绣；北望浩荡长江，宛如巨幅白练横陈，又似神女襟带掠地；放眼南眺，黄山天都、莲花诸峰遥出天际，如群芳斗艳，似壮士争雄。雨后新霁，彩虹横空，瀑布垂练于翠壁，万壑争流于其间，群峰碧绿，万木滴翠，格外清新。夜步山径，明月皎洁，如观水墨图画。清晨，在天台峰云峡观日出，看云海，气势磅礴，与黄山、泰岱无异。

春游九华，风和日丽，群峰披上翠绿新装，满山兰麝馥

香，鲜花绚烂如锦。清泉涌流，溪水淙淙，翔集于水面、林间的群鸟和鸣，尽情地歌唱美好的春天。夏日，谷风习习，送来阵阵清凉，松涛、竹韵和流水弦鸣，合奏出清心悦耳的美妙旋律，驱散了热风暑气，使人仿佛进入清凉世界。秋高气爽时节，四顾山野，虽有几片霜林如醉，但群山依旧万木葱茏，低处野菊怒放，枝头果实累累。霜晨，遍地瑶草琪花，到处玉树垂珠，待到红日升起，霜消露滴，四野飞烟，又温暖如春了。冬日居山观赏，别饶清趣。在山岬旻谷里曝日，无一丝凛冽寒风，却别样温暖。每逢银花纷飞、玉龙起舞时，民居、古刹变成了琼楼玉宇，仿佛跨进了广寒宫，置身于琉璃仙境。

九华山既是安徽风景名胜，又是我国佛教圣地。早在一千二百年前，释地藏就在山上开创佛寺，并与山西五台山、四川峨眉山、浙江普陀山，逐步形成地藏、文殊师利、普贤王、观世音四大菩萨的道场圣地，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。

约在公元一世纪，佛教开始传入中国，东汉永平十年（公元67年）明帝刘庄遣使去西域大月氏迎请沙门迦叶摩腾、竺法兰二人，用白马驮载佛像、经论，并在洛阳城雍门外建造了佛寺，便是著名的洛阳白马寺。他们在寺内翻译佛经四十二章为汉文，这是中国建立佛寺、译出佛经的开始。但是汉朝法律规定不许中国人出家，即使个别人出家也要经特别许可。官府建造少量佛寺，主要是满足来自西域的外国人在宗教信仰上的需要。

九华山在长江南岸。东汉时期，长江流域的经济刚出现上升趋势，至三国东吴建国时才有所发展。西晋末年，北方

战争频仍，大量的汉族人由黄河流域南迁，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，使南方生产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。但因地势卑湿，到东晋时期人口仍很稀少，许多山林水泽尚未开发。两晋时期的佛教传播，较前虽有所发展，但江南梵刹除东林寺外寥寥无几。

南北朝时期，门阀士族大力提倡佛教，南齐的竟陵王萧子良是佛教的虔诚教徒，曾经下令封闭包括九华山在内的宣城、临城（今青阳）、定陵（青阳东北）的数百里山林水泽，严禁百姓垦荒、樵采和渔猎。梁武帝萧衍在天监三年（504）宣布佛教为国教，僧尼人数剧增，大造佛寺，出现了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情景。但当时的九华山还是一片原始的荒莽山林，尚无佛教寺院出现。

隋统一中国，结束了南北纷争、封建割据的局面。文帝杨坚极力促使南北方佛教合流，加以推广。李唐王朝二百九十年间，佛教盛行。安徽境内也出现了名僧、大寺，九华山的佛教历史就是从唐代开始的。

据《安徽通志·佛门龙象传》、《神僧传》、《九华山志》等书记载，九华山佛教的开创者释地藏，俗姓金，名乔觉，新罗国人，出生于新罗国王近属的王室贵族家庭。身高七尺，头顶有奇骨耸出，貌恶而心慈，聪颖过人，才力可匹敌十人。二十四岁祝发为僧。唐开元、天宝年间（713—755），一说在永徽四年（653年），金乔觉从新罗航海来华，携白犬一条，卓锡九华。他“睹兹山于云端，自千里而劲进，披榛援葛，跨峰越壑，得谷中之地，面阳而宽平，其土黑壤，其泉滑甘”，于是居住在东崖峰的岩洞里（后人称为“地藏洞”），岩栖涧汲，过着清苦的禅修生活。至德二年（757）

山下长老诸葛节等数人结伴登山，一路只见深山峡谷，荆榛莽莽，寂静无人。到东崖见岩洞内唯有释地藏孑然一身，闭目端坐，旁边放着一个折足鼎，里面盛着白米掺杂白土煮的剩饭。诸葛节等人见到这般光景，大吃一惊，说和尚如此苦行，是我们往日未有供养和尚的过错。于是共同筹划兴建禅舍，供养地藏。不到一年时间，建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庙宇。此后，地藏具备了收留徒众常住寺内的条件。他的大弟子、首座僧胜瑜，身体力行，斩荆披棘，率众垦荒，凿渠开沟，造水田，种谷物。同时挖山塘为放生池，也用以蓄水灌田。他们劳动自给，坚持苦修。建中二年（781）池州太守张岩，因仰慕地藏，施舍甚厚，并且奏请朝廷准许建造佛寺，被赐名为“化城”。郡内的官吏和地方一些豪绅士族，纷纷以师礼皈依地藏，向化城寺献予大量财帛。从此，地藏道场名播四方，连新罗国的僧人也慕名而来。这是九华山佛教初创的兴盛时期。

九华山佛寺始终保持着中国式佛教的传统。但地藏本人及其弟子们究竟属那一宗派，无法考证。有的认为地藏拜诵《华严经》，应属华严宗（贤首宗）。有的佛教徒认为地藏本身就是菩萨，超越了宗派范围，不应属任何宗派。以后的历代名僧，据其传记，他们多数属于禅宗或净土宗。再据现有情况来看，各寺院、茅庵都属于禅宗，而又多数是临济宗，少数为曹洞宗。僧尼修持有坐禅，有念佛名号，有研究戒律，或讲授经论，也都是禅宗和净土法门，可称为“禅净兼修”。

千余年来，九华山佛教历经兴衰。自初创至唐武宗时的一百四十年间，为初创兴旺时期。继化城寺以后建有福安院、无相寺、清隐庵等。地藏后的唐代名僧有胜瑜、道明、智

英、道济、超永，诗僧有神颖、应物、冷然、齐己等人，均名重一时。

唐武宗李炎在位的会昌年间(841——846)，推行道教，排斥佛教。他好神仙术，拜道士为师，下令毁废佛寺，焚经毁像，勒令僧尼还俗。这个时期，佛教史上称为“唐武法难”。当时九华山佛寺有大小十三座，均被毁废。在李炎服丹中毒，一命呜呼以后，李炎的儿子李忱继位，杖杀了道士十二人，又颁布允许佛教恢复的诏令，九华佛寺才又得到修复，僧伽重聚。但因遭剧创，元气大伤，不复昔日旧观。

唐末，新罗僧人净藏在双峰下建双峰庵，后人又称新罗庵。观音岩住有卓庵和尚，传说他神通广大，被视为神僧。天祐年间(904—907)，南阳里有一“卧龙和尚”，原官居常侍，隐其名，只知姓李，见唐室危亡，遂入九华山，削发改装，自称“卧龙和尚”，于山麓南阳里筑茅庵数间，命名为“卧龙庵”。旧志将他列为居士。其实不过是暂时隐遁山林，避乱于一时的人物。五代时，有居士甘赞(贇)舍庄园建造龙门寺，又在拾宝岩的住宅建寺，给一位曾经降伏猛虎的伏虎禅师居住，名为伏虎寺，后改名为圆寂寺。南唐时，有圆证禅师居住卧云庵。此时山上名僧无多，九华佛教处于衰微阶段。

两宋时期，九华佛教略有发展。除先后修复唐代建造的佛寺庵院外，新建了净居寺、圣泉寺等六所，使九华山的寺庙增至二十五座。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日渐增多，香火日趋兴旺。爱慕九华风光的文人雅士、达官显宦也接踵而至。王安石游览九华时，寄宿在主刹化城寺内，题《宿化城寺》诗，曰：

白云如驱羊， 满谷不可量。
散作兜罗棉， 中藏宝月光。
山窗夜闲静， 时闻叶鸣廊。
僧房杳清寐， 佛炉篆余香。

南宋名臣、学者周必大，遍游九华，撰写了《九华山录》。他游化城寺，称赞殿宇宏敞；登神光岭谒地藏塔，徐步阶前，至塔后远眺大江，并和守塔和尚品茗论茶，盛赞九华茶色味俱佳，敌得上皇室所赐的名茶。他游兴很浓，比喻自己有猿猴般的矫捷，攀萝度险，山石棱角划破了衣袍，磨坏了鞋子，也毫不介意。宋代文人吴梦沂，在“春树连村，早莺唤人；绿水浮云，紫烟绕谷”的景色中，寻访李白的游踪。他和游伴在太白书堂前，横琴花间，吟诗作歌。又举杯畅饮，酒醉后到溪边俯视清流，枕石而卧，说自己坐与李白同石，卧与李白同梦。傍晚，“凉风起天，落日照耀云海，群峰如海上岛屿。山云薄暮，江色映秋。”他们又“酌白酒，顾影起舞，浩歌以待明月”。九华山僧人中诗僧很多，组织诗社，相互谈禅吟诗，并与来访的高人雅士唱和。清宿和尚主持九华诗社，诗僧希坦著有《九华诗集》，寒碧、了机等僧人诗作也甚多。专一禅修、研究佛学的有玉田、寂祖、云译、宏济、惟政、广宗、善修等名僧，均有传记流传。

元朝短促的九十年间，由于世祖奇渥温·忽必烈信仰佛教中的喇嘛教，拜西藏发巴思为帝师，所以汉民族地区的佛教无甚发展。九华山依旧是“庆云生处梵王宫，蹊磴攀萝一径通。金殿忽开青嶂里，天人疑在白云中”，基本上保持宋时状况。山上较有名的真观、智津、如理等和尚，在《九华山志》上，

都“附录”在宋代僧传之后，没有成立单独的章节。

明清两代是九华佛教的鼎盛时期。明洪武二十四年(1391)朝廷赐金修建化城寺，宣德二年(1427)、万历十一年(1583)、三十一年(1603)又屡次赐金修葺主刹化城寺和肉身宝殿。万历十四年(1586)、二十七年(1599)先后颁赐两部《藏经》，并赐予量远和尚以紫衣，优宠备至。天顺元年(1457)化城寺主持道泰和尚歿于寺内，因道泰和尚生前曾奉旨进京，在北京万寿寺任戒坛宗师，故景宗朱祁钰特派遣使者持他的“谕文”专程上山致祭，可谓哀荣已极。朱明王朝的重视，使九华山的影响越来越大，常住山上的僧众日益增多，朝拜九华的佛教徒岁无虚日，香火愈加兴盛。

明代建造的寺庙有：天台寺、招隐庵、德云庵、真如庵、华云庵、长生庵、龙庵、摘星庵(即百岁宫)等三十余所。原化城寺的附属寮房，称为东西两序、又称东西两宫的十二家寮房，此时也自立门户，改称禅院、佛寺。这些寺庙，连同茅蓬、精舍，总数已达百余所。常住各寺院的僧尼人数说法不一，无法稽考。《山志》上立传的高僧有释福庆(云岩)、道泰(岳宗)、量远、佛智、周经(周金)、海玉(无瑕)、龙庵、忍草、智旭等人。智旭和尚(又称素华、藕益老人)成就最大，他与广东曹溪宝林寺的憨山、浙江余杭径山的紫柏、杭州云栖寺的莲池并称为明代“四大高僧”。他在九华山的时间虽不太长，却在这里写成了《梵纲合注》的佛学著作，还撰写了《补总持疏》、《甲申七月三十日愿文》等十余篇宗教文章。其生平著作四十余种，后人辑为《灵峰宗论》刊行于世。

明朝灭亡后，抗清势力的活动在南方持续很久。清康熙

帝、乾隆帝屡次巡游江南，对九华山佛教也发生了浓厚兴趣，派官员专程上山向地藏致祭，屡赐重金修缮化城寺，钦赐“御笔”匾额。他们信的是另一教派，对九华佛教如此优隆相待，不无政治上的需要。此后，九华佛教又有了进一步发展。寺庙林立，僧伽云集。化城寺的寮房增至七十二家之多，又自称禅院，各立门户。僧人多达三、四千人之众，金地藏可谓是“身后沙门多似沙”了。又形成百岁宫、甘露寺、东崖寺、祇园寺“四大丛林”和“香火甲天下”的局面。

咸丰八年(1858)，太平军与清军激战于九华，许多佛寺禅院毁于战火。战后，清廷当局出于政治需要，扶持佛寺恢复。光绪年间给甘露寺、百岁宫等寺三次赐予“龙藏”(《藏经》)各一部。地主绅商及善男信女竞相捐输，佛寺、精舍修复很快，还陆续出现了一些茅蓬小庙。祇园寺、东崖寺、百岁宫等大的丛林又恢复了“授戒法会”、“讲经法会”，开坛讲授戒律和《法华经》、《地藏经》等，并刻补经书雕板，印刷发行。各寺都恢复“水陆法会”等宗教活动。清末，有名的月霞法师等人在翠峰寺创办了一期“华严大学”，专门讲授《华严经》。著名的虚云和尚等人曾在这里参学。东崖禅寺的住持心坚和尚，当年还在校里充当一名挑水的“水头”。彼时九华道风和香火兴旺的景状不减当年。

辛亥革命后，各寺院互有兴衰，仍保持着佛教名山局面。位于化城寺前的九华街，有百余户人家经营着香烛、木鱼、念珠之类宗教用品和九华土特产的生意，买卖兴旺。至抗日前夕，原有佛寺一百七十处(小庙在外)，除已废圯的五十处外，尚有一百一十七处，再将《山志》所未记载的茅蓬、精舍计算在内，实际达一百五十余处，僧尼千余人，香火仍

很兴盛。

抗日战争爆发，大好河山破碎，大片国土沦于敌手。一九三八年秋，日本侵略军两千余人侵掠九华，驻扎在九华山的国民党军达数万之众，竟然不战而退，在道僧洞和化城寺后的山峦上，遭敌机空袭扫射，伤亡二百余人。日寇铁蹄所至，践踏了幽静名山，巍峨古刹被纵火焚烧，法华寺、九莲庵、佛陀里、东崖禅寺等处佛寺、殿宇都化为灰烬。各寺院损失惨重，僧尼纷纷离山，星散四方。加上交通阻隔，香客稀少，僧尼生活十分艰苦，陷于困境达十余年之久。

解放后，在中国共产党、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保护下，宗教徒的宗教信仰受到尊重，寺院、名胜古迹得到保护，佛寺珍藏的历史文物得到妥善保管，宗教活动正常进行。广大僧尼本着“庄严国土，利乐有情”的信念，积极从事爱国爱教的活动，过着安定的生活。

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“文革”十年中，林彪、江青一伙反革命乘机破坏，恣意横行，使我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遭受严重危害。九华山佛教也受到很大冲击，寺宇、佛像、历史文物遭受损坏，宗教活动被迫停顿。中共中央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，结束了十年动乱局面，拨乱反正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得到落实，各种佛事恢复正常，僧尼生活得到照顾和改善。

近年来，九华山对外开放，国内外至九华游览风景名胜的游客和朝山拜佛的佛教信徒络绎不绝。名胜古迹，得到修复和保护，名山胜境重放异彩。古老的寺庙建筑，大小七十八座，主要殿宇已修葺一新。全山佛寺所供奉的各种雕制佛像约一千五百余尊，有的已重新敷金。珍藏的佛教文物，现

存一千三百余件，经修复整理，部分已重新展出。

登九华游览的道路，早在明、清时代就已改变“幽谷深山一径通”，崎岖难行的状况，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仙境。从五溪进山，至二圣殿三十五华里，道路口渐拓平。从二圣至天台峰三十华里的登山路，古人给我们留下二十余万级的石阶古道。从陵阳、八都岗、黄石溪、双溪寺等处徒步登山，虽略窄于二圣至天台的古道，却也山蹊蜿蜒，幽处有径。

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，旅游九华山现已十分方便。沿长江航线而来，可乘往返于江上的巨轮，抵芜湖、铜陵、池口（贵池）港后，再改乘直达九华山的汽车。如果坐火车，则有自南京至芜湖、至铜陵的“宁——芜”、“宁——铜”列车，由芜湖或铜陵改乘汽车。芜湖、铜陵、贵池、青阳、黄山、安庆、合肥等地都有直达九华山中心——九华街的客车。





漫步东南第一山

登山途中

五溪山色

五溪山色为九华十景之一。五溪，源出于九华山，由龙(潭)溪、缥溪、舒(姑)溪、曹溪、濂溪汇流而成。五溪是进入九华山境登高的要道，如今汽车可以直达山头，五溪是必经之路。古人比拟九华巍然如一巨人，以“天台(峰)为首，化城(今九华街)为腹，五溪为足。”将五溪作为“九华门户”。

当我们从贵池乘车去九华，途经五溪时，必须越桥而过。这座新建的公路桥，沿袭古桥的名字称为“五溪桥”。桥西侧有古老的桥墩屹立在溪中，如“中流砥柱”。这是明万历四年(1576)重建的“化城桥”(通称“五溪桥”)的遗址。因九华山是以化城寺为主体形成的佛教名山，故桥也命名为“化